

杜詩集注

第二
卷
七
冊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永奉元年成都作鶴

百時公自嚴武幕中歸浣花溪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藥許鄰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夢弼曰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浮曰庚信詩浮蟻對春開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

甚疑鬼物憑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
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薤葺衰病方少寬
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憇息懽
夢弼曰度堂之度徒洛切趙曰詩考槃在澗考成也
槃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有在澗之槃某也洗音
澗

奉寄高常待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禦吐蕃師
出無功亡松維等州以嚴武伐還

用為刑部侍郎
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
終戎楚蜀應全

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

廉頗天涯春色催暉暮別淚遙添錦水波志汶水出

泰山萊蕪蜀亦有汶川出西山趙曰高適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蜀修可曰方駕竝

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廣絕交論適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朱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

何翅惠哉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黯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嘗嘆曰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使人無復思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

詩故不可及

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

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趙曰蜀郡廣漢郡。捷為郡為三蜀。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至是六年矣。宋曰董京威衣百結。衣夢蜀。

曰莊子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本一作藩籬無限景恣意買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宋曰石鏡雪山皆在蜀中。注見前。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為檢校尚書工部郎。

故公鶴曰公為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考漢表銀章青綬。注銀印背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雕

銀印者公謂銀章特指魚袋而言耳趙曰銀章方賜來故次篇有垂朱紱之言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如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

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深曰紱古蔽膝也象冕服以韋為之希曰漢章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注云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

弗字故因謂之紱又作黻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羣盜中年皆不必事實政是作者登樓初

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

二子春日復含情深曰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荆州嘗思歸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

荆州有王粲宅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

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

春遠

蕭蕭花絮晚。非非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荆。

語近而別。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

夫營。鵲曰按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

長安公之故鄉也漢文帝時同亞夫軍細柳以備胡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四一作西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
歛。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闕寂。故人相見未

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荀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屏跡

衰年并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
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耳泉歌歌長擊樽破

鶴曰按史是年荐餓京師斗米千錢趙曰公以年荒
乏酒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修可曰世

木言生言
卷二
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
缺子美歌長
擊搏破類此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

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鶩後

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趙曰連年吐蕃寇隴

右河源蕭條又陷松維保三州故云胡騎羌兵入巴蜀也○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

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枹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柵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終爲
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
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
往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
過聽竿籟。有回復虎倒龍顛交榛棘。淚痕血點垂胷臆。
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宋曰蜀志先主舍東南有桑樹

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趙曰宋玉高堂賦纖條悲鳴聲似竿籟

喜雨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乃遣近臣錄因蓋是年自春至秋

旱多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
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
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
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公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鹽川城時尚未撤其備也滄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江指雲安也洙曰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修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鶴曰按是年蒙隄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鄒州人又殺其刺史公托言於雨欲洗吳越謂此

莫相疑行

鶴曰此詩與後篇赤霄行皆為郭英又作也按是年四月嚴武薨

郭英人爲成都尹。公與英人雖有舊然志不相合。遂起去草堂之興。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

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

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

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

爭好惡莫相疑寫得徹至懷抱如洗洙曰天寶中公

院命宰相試文章今雲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

賦託末契

於後生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舐觸。

造意甚奇

赤霄玄圃

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燕。

淘河飛燕平不

相涉用鸕雛事而去之真達識也

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

困。衛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

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名言偉度趙曰淘河

者鸕雛也飛燕從江上來為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赫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銜泥而却落也蓋

用莊子鴟得腐鼠鵲雛過之仰面視之曰嚇注云嚇音鏹又音赫口拒人也朱曰漢紀宣帝初為皇孫高

林好學亦喜遊俠常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鹵中鹽池也蓮音輦勺音灼左傳齊

靈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

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趙曰老翁公自
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有貴和蕭此蓋託言不
能和則必召辱矣漢文帝與匈奴書
朕與單于捐細故注細故小事也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鶴曰安危大臣在謂吐蕃入
危有郭子儀諸公可恃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鶴曰青溪驛在嘉州

健為縣時公去成都
經嘉戎而至忠渝也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

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荒者一作枉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
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韞馬聽
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
方舒膝不韞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
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

喫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
四時八節還拘禮女
拜弟妻男拜弟幅巾盤帶不掛身
頭脂足垢何曾洗
吾兄吾兄巢許倫
一生喜怒長任真
日斜枕肘寢已
熟啾啾唧唧爲何人

夢弼曰韞皮視切說文車鞞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
入空纔漠漠灑迥已紛紛
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
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趙曰南國指荆楚也安石曰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

今人雖襲語不能道無曾次故重碧拈春酒輕紅壁荔枝亦風樓高

欲愁思橫笛未休吹注曰曹子建七啓云春清縹酒

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爲樂者也趙曰拈舊本作酤非

按元稹元目詩羞看弟子先拈酒曰樂天詩歲酒先

拈辭不得然則拈酒乃唐人之語也

而膜皆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枝子綠

寡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行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